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楊文



春秋傳禮徵卷三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注單伯天子卿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公穀作逆王姬公羊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吾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

徵曰魯爲諸姬宗故天子逆后及嫁女皆魯主之本年王姬歸於齊公羊曰我主之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公羊曰

過我也桓九年紀孟姜歸於京師穀梁曰爲之中者歸之也十七年左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非魯主之故不書宗女由魯嫁故單伯送王姬至魯魯在齊南自周至齊無過魯之理蓋送女至魯使逆者得以行禮在禮諸侯不親逆使卿逆王姬爲齊侯夫人豈得書魯逆王姬公穀恐屬傳聞之失其誤以單伯爲魯大夫者因文十五年書單伯至自齊比於叔孫婍至自晉季孫意如至自晉之例若爲王卿士不得書至自齊又礙於不書名故勘爲命大夫之說按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卿春秋書叔孫婍不聞但書叔孫也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氏紀其事曰子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齊商人弑舍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因魯請於王王使單伯爲齊所執故特書單伯至自齊公羊以單伯爲道淫穀梁以爲淫於齊按單伯之始見也在莊之元年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左氏紀其事曰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冬單伯會齊侯鄭伯於鄆至文十五年歷年已八十其爲一人與能奉命出使年當已冠至此已百歲以外何淫之有今按文以前書單伯成以後書單子單爲畿內地名單氏世爲卿士文年之單伯非莊年之單伯公穀誤以爲一人概曰命大夫於時於事均不合當從左氏作送王姬爲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於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

徵曰內則記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當別宮故曲禮記云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亦謂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正義曰女子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引公羊者證女子有別宮也

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

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
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
不正甚矣

徵曰錫命者錫以冊書非錫以服其冊書之見於左氏者
襄十四年天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有我
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
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
忝乃祖敬之哉無廢朕命此生存而錫之也昭七年衛襄
公卒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
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生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

忘高圉亞圉此追命之也俱不言服至僖二十八年策命
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
綏四國糾逃王慝此有功而命爲一州之伯與尙書文侯
之命同然則錫桓公命者錫以誅辭也春官大史小喪賜
諡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下曲禮記云言諡曰類類
者類列平生行事也言請也請諡於天子而錫之誄與諡
如衛襄公比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王
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公命者諸侯嗣位而王錫以命也大
宗伯王命諸侯則賓內史王命諸侯則策命之以方出之
如齊靈公比曲禮記曰旣葬見天子曰類見凡嗣位而錫

命當在此時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曲禮言旣葬韓傳言喪畢時節雖殊受命則一故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春秋時諸侯不王靈王將納后於齊而錫命尤失正據僖傳知周官所云九命作伯者如此未聞有九錫之文九錫見於禮緯含文嘉非古也大司徒上公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是分土與命數不同何不信周官故說與禮乖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

之也穀梁曰爲之者卒之也

徵曰此三傳本無異義自檀弓記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前一說卽公穀說後一說或疑舅之妻無服故以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按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惟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莊公於王姬或是姑或是姊妹均屬大功故鄭注檀弓曰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得服之義本喪服傳然則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何以不爲之服按僖十五年左右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

子王姬既無子卒已在桓公後齊不告喪故魯亦不卒不得執彼以例此

十八年左傳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注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所以助勸敬之意僖二十四年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勸也宥助也二十八年傳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徵曰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酢饗禮九獻侯伯一裸而酢饗禮七獻子男一裸不酢饗禮五獻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

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裸與饗異禮

異日聘禮於受玉後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宰夫實觶以醴

加杞于觶面枋

冠昏醴並用觶

侯國於聘賓用醴則王裸諸侯當

用鬱鬯春官肆師凡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是也饗備獻酢酬之節用酒以實爵不聞用醴以實觶士

冠云若不醴則醺用酒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

醺焉士昏贊醴婦贊者酌醴加杞面枋婦以杞祭醴記云

若庶婦則使人醺之是禮之重者用醴輕者用酒醴尙其

質酒取其文旣用饗禮而設醴先文而後質先今而後古

古無此禮此杜臆說禮饗有酬幣食有侑幣聘禮曰若不

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又

曰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
大夫曰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明日拜食與侑幣又曰大
夫相食侑幣束錦也饗之幣何言酬賓旣酢主人主人復
酬賓故用幣以致之鄭云酬賓勸酒之幣是也食之幣何
言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特牲尸三飯告飽祝侑凡禮食
皆侑故用幣以致之鄭云侑勸也以爲食賓客殷勤之意
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是也然則饗當言酬
不當言侑酬幣侑幣皆所以酬賓勸賓無須命亦不當言
命之命之者命其人也僖傳曰命晉侯侑是也如杜說當
云侑號公晉侯不當言命之侑晉語紀文公事曰王饗醴
命公胙侑韋注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旣食

以束帛侑之如韋說則命也胙也侑也爲三事以命爲命服傳當云錫公命不得言命公宗廟之胙與侑食之幣二者不得連言王饗諸侯不聞錫以胙肉也大詔謂醴與禮古字通故鄭注禮多讀醴爲禮覲禮王饗禮乃歸傳言饗禮與禮經言饗禮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同非稻醴黍醴梁醴之醴宥侑古字亦通釋詁云酬酢宥報也侑與酢同禮惟賓主敵者賓得親酢主人餘皆主人自酢卑不得酢尊也王饗諸侯諸侯不得酢王王特命之侑內傳言命晉侯宥外傳言命公胙侑胙酢字同胙侑皆報也然則命之侑者命其酢王也命晉侯宥者命晉侯酢王也否則酬幣侑幣本禮之常何須言命覲禮天

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鄭云路下四謂乘馬也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

無予之路車乘馬

以上鄭注

禮大夫以上皆駕四無言三馬者

王度記曰大夫駕三非古也三當爲三古書積畫書四爲

三

此係王氏伯申說

後人多三少見三因譌三爲三耳禮賜五等

皆乘馬無降殺以兩之法惟饗禮獻依命數若九若七若五然則王饗虢公獻當九晉侯獻當七所謂禮亦異數也若以賜玉馬同數爲非禮於禮無徵

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此傳曰饗謂饗禮醴謂醴賓馬者蓋謂饗及醴賓之庭實故聘禮醴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杜注行饗禮先設醴酒恐誤士昏婦見舅姑贊醴婦饋

舅姑舅姑饗婦亦分醴饗爲兩事大詔謹按凌據禮經分別饗醴勝杜說矣但王裸諸侯在朝禮畢後與聘禮聘畢請禮賓同饗在賜諸侯車服後覲禮末言饗禮乃歸則醴與饗不同日況據大行人云裸裸用鬱鬯不用醴王饗諸侯玉用琥璜禮器曰琥璜爵惠氏禮說曰琥以繡璜以黼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今云五穀非琥璜說文珽二玉相合魯僖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則賜以玉五穀自出當時之意非侑幣也

秋有蜮公羊曰紀異也 二十八年秋有蜚

徵曰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赤犛氏掌除牆屋去其貍蟲惠氏說以春秋曰蜮水蟲也蜚貍蟲也壺涿氏赤犛之所

所除而去之者春秋失其官故蜮蜚書於策

十九年左傳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

徵曰天官宮正內宰及地官廩人並言稍食鄭注稍食祿稟也宮正之均其稍食王宮之士庶子也內宰之均其稍食王北宮之府史胥徒也廩人則統掌之故其職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稍食司士云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食卽稍食有田者謂之祿無田而授以粟者爲食月令收祿秩之不當秩卽食也然則大夫以上乃授以田上士以下惟有秩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